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三十一回 杜麻子門房尋樂 慧哥兒膝下追歡

話說王夫人因祝太太要見巧姑娘，就著人過去連珍大奶奶們都請過來坐坐。不一會，蓉大奶奶同巧姑娘過來請安問好，說太太同珍大奶奶因受點子熱，身子不好，不得過來請太太的安。彼此敘談一會，媳婦們擺上果碟子，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一共八位，慢慢飲酒談心。這且慢表。且說花子空同孫太太們商量桂老爺這件事。老孫道：「我昨日到宅裡去，聽見他家那些瘦子們說，將來只怕是祝大人借他銀子還帳，連出京的盤纏也是他的。我看這光景，未必順咱們的長票。」花二奶奶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咱們將扣頭放鬆些，他也沒有什麼不要的。這會兒給他對扣銀子，先叫他寫下四千兩銀子還了短票，套住了他，不怕他不走咱們這條道兒。真個祝大人那裡有這些銀子幫他？這都是那些娘兒們的老謠。他若是寫下這票帳，明兒我同了去要銀子。他的門上杜麻子，是我的舊相好，他好意思不照應我的嗎？就是桂老爺，也不過三十幾歲的年紀，這會兒的人，誰是老實的？我再拿出點兒家數來引他上了手，就要在他身上發個財。慢慢的將那些官親、師爺、二爺們都叫他下了水，不怕他們不給我錢。我說句老實話，不弄他一兩萬銀子，也見不得你們。」老孫笑道：「你別瞧著銀子錢這樣容易，也不過說著好聽。像我那幾年，不知相與了多少冤大頭，那裡攢得了錢？後來遇著幾個行家，他喜歡我的身法好，在我身上很花了幾個錢，才積下這幾兩銀子放帳。你那道兒那裡去得？不是我誇口說，憑他什麼有工夫的人，只要他上了我的身子，我若喜歡他，叫他多耽擱一會；我若是嫌他，馬上就叫他完結。我瞧著你竟差著呢！那天你同朱老七鬧那半天，我出來進去的多少磨兒，是多大的工夫？後來瞧著你很乏的使不得，我才上去接你下來。你瞧見他到我手裡，一會兒就叫他像個棉花團兒似的，動也不叫他動一動。要有咱們這樣本事，才出去要得帳。像你那樣的身子，遇著有工夫的，三幾個就盤的你筋疲力盡。別說要帳，只怕連家也回不來了，只好流落在那裡，賃間屋子，還做你的舊買賣罷。」花二奶奶道：「依你這樣說，我是去不得的。」花子空道：「孫大姐姐的話說的很是。若是桂老爺順上了長票，只好叫孫大姐姐去，倒可以得利回來。你且住在香暖堂，還應酬著那幾個舊相好的，別放掉他。我這裡將你妹妹接了來，他的那幾個主兒只管叫他帶過來，我好意思還要分他的什麼！房子、酒飯是我的，算我做姐夫的幫他，叫他發個財兒。等著孫大姐姐回來了，咱們再商量。

他肯同咱們開局子呢，也很好；他自家要辦個什麼兒，也很好。

總隨他的便。」花二奶奶道：「我地根兒叫他同過來。我說，你愛嫁姐夫呢，也算上了你；你若是不愛嫁他，叫姐夫替你拉攏拉攏，也省得你背著包兒滿街的跑。我也對他說過，不分他的股兒。他說，且等我再走一兩年，身邊有幾兩銀子，再來同你們打伙兒。明兒若是孫大姐姐跟著官兒去了，我去硬叫了他來，幫著咱們打個伙兒。」老孫道：「你們且別議論，等我到桂家去看看光景是怎樣的。可以下得去，我就應了他的長票，等二兄弟去兌銀子。」花子空說：「很好。叫他們套車，你就去罷。」老孫趕著妝扮，點脂勻粉，身上熏的噴香，抵的光光的頭，插著幾枝玉簪棒兒，換上新鞋，扭扭捻捻的上車去了。

一直來到桂老爺宅子裡，門上的杜二爺瞧見，說道：「昨日說過叫不用來的，橫豎三幾天就要歸還你這筆帳。你今兒又來幹什麼？老爺又不回家，要下梆子以後才得回來。上房裡的太太心裡也很發煩，你坐在那兒怪討嫌的。依我說你倒不如回去，等著老爺回來了，我替你回罷。」老孫道：「我也不到上房去，就在外面不拘那兒等著老爺回來，要當面說話。」老杜道：「有話明兒來說不好嗎？你知道是多會兒來呢？」老孫道：「定要今兒說話。」杜麻子笑道：「你真是搜攬了。既是這樣，外面這些地方不便，你到那邊院子裡廂房去坐坐罷。」

老孫應允，帶著老媽兒到小院子去。這裡面是跟班的住房，旁邊一間有個大炕，一張桌子，四張杌子，兩條板凳，貼著些字畫，是底下人吃飯會朋友的處所。杜麻子將老孫領在這裡坐下，又叫三小子給他倒了一杯茶。老媽兒坐在門檻上，老孫坐在炕上，將杜麻子拉著坐下，笑道：「你這幾天也不去瞧瞧你妹妹，叫他在家裡害相思病。為你不去成天家在那兒咒你，不知你的耳朵是怎樣的一個發燒？」老杜笑道：「我的耳也不燒，眼也不跳，心也刷涼，任什麼兒也不怎麼。倒不用他費這一股兒心。我不但沒有空兒，還帶著一個大錢也沒有，我瞧他個什麼勁兒？等著我幾時有錢，幾時再去瞧他。」老孫笑道：

「你這話說的很不夠朋友，就說的咱們只認的是錢，就不懂點兒交情？像那一天你沒有帶錢來，咱們沒有叫你開鋪嗎？咱們原圖相與朋友，靠你拿了三兩二兩也富貴不了誰。」

老媽兒接著道：「不是我多嘴，咱們家的奶奶幾天不見杜二爺來，就惦記的什麼兒似的，不住口兒的念呢！有錢沒有錢，只管來走走，這又何妨。誰還不叫杜二爺掛了去嗎？就是咱們服侍的媽兒，杜二爺有錢呢，賞一吊八百，沒有錢就罷了。誰沒有見過幾個錢來的！依我說，這會兒很清靜，一個人兒也沒有，趁這空兒，奶奶同杜二爺就在這裡開個鋪兒，我坐在門兒瞧著人。」老孫笑道：「倒是老媽兒會送人情。你瞧著，別叫他們混跑進來，一會兒鬧個一團糟。」老媽答應，坐在門檻上。

有一頓飯的工夫，老孫道：「你忘了交給我。」老媽兒聽了笑道：「真個我忘了。」趕忙站起身，伸手在褲腰上取下兩塊綢汗巾，遞了過會。不一會，杜麻子滿頭大汗走了出去。老孫將兩塊汗巾仍舊交給老媽，叫他瞧了瞧頭，整了雲鬢。杜麻子自己端著一個紅漆面盆半盆熱水進來，老孫洗過手，老媽兒端了出去。

老孫問道：「仔嗎這些人一個也不在家？」老杜道：「有四五個跟了老爺出門，有兩個是太太差去了，新來的三四個都跟大爺到祝大人宅裡去，門上只剩我一個在家。」正說著話，只見三小子捧著盒子進來，就擺在炕桌上，去掉盒蓋。老孫道：

「仔嗎的又叫盒子？」老杜道：「咱們大廚房的飯沒有個吃頭兒，我叫他要了一斤史國公，咱們兩口兒吃個飯罷。」三小子送酒拿杯筷，兩個人開懷暢飲。

杜麻子道：「你今兒的來意說給我聽聽，還是要銀子，還是順長票？」老孫道：「銀子也要，長票也順。」老杜道：

「這話我不明白。」老孫道：「你們官兒不是欠著我有二千來的銀子？那銀子實在不是我的，我這一程子叫人逼的要死，只講酒兒菜兒、車錢，我不知替你官兒賠了多少，這也不用提起。

如今他是不放我過門，天天在家拍桌子、打板凳的吵鬧。你是知道的，咱們家有幾個舊朋友常來過夜，叫他這樣一吵，每天我要少好幾兩銀子進門，咱們還當得住嗎？這不是裡外折本？

這如今鬧的我沒有了法兒，你官兒又是三扣四扣他不要的。我這會替他找了一處外馬子的銀子，可是對扣，且借他四千兩，還了我耽的這一項短票，底下再找著他順長票。他也是一位奶奶們，不能出門的。說不著這句話，我同你們官兒去走一遭兒。

這一項銀子現在有個知縣辦著，是我再三央及他准個情兒，他才應允。我不放心，問他要了一個定銀在這裡，回來當面交給你官兒，連夜就寫下票子，我帶去給他，明日一早兌銀子。若是你官兒沒有空兒，只消我去兌銀，掣了我那邊的票子回來，再過幾天我去同他商量順了長票起身，不怕他不再拿出一二千兩銀子來，那怕他要押憑呢，咱們就給他，還怕他吃了咱們的憑不成？若是我同去，我也沒有別的，仗著我這粗身子兒服侍你，諸凡事全仗著你照應就完了。知道你也疼我。等著有了起身信兒，你妹妹要替你餞行，在咱們家住一晚上，咱們姐妹兩個服侍你一個大樂，叫你這一輩子總要想著，你才知道我做妹妹的待你不錯。」杜麻子笑道：「誰說你待我不好嗎？這件事我再沒有不幫你的。只是咱們的官兒難說呢。他膽子又小，人又拘謹，他正愁他這二千兩的短票還不起，你這會兒叫他借四千兩銀子還了二千兩的短票，真是殺了他也是不辦的。這事竟不能行。」老孫道：「依你這樣說起來，我這二千兩銀子他不打帳著還的了！我就不要這二千兩銀子，拿條命同他乾了罷。隨他將我煮也好，炸也好，安置我個地方也好。我一個堂客還怕不過他一個官兒？不是我說句不害臊的話，我這腿縫兒裡不知夾出去了多官兒，他就算了事？」杜麻子不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別動氣，我倒有一個主意，你依著我去辦，包妥當。」老孫道：「依你怎麼個兒辦法？」老杜道：「依我說，你今兒不用見他，竟等官兒回來我替你回，就說你親自來請明兒吃晚飯，順長票。他問我是個什麼扣頭，我只回答說，聽見是外馬

子的銀子，扣頭很輕。他聽了明兒必來，叫花老二竟不用見他，就是你們姐妹兒兩打扮的絕標緻，讓他到屋裡去坐。他是最愛乾淨的，你屋裡加意的收拾收拾，鋪蓋薰的噴香，坐下了且別提起銀。他又喜的是喝酒，你們兩個備下些精緻碟子，陪他一路喝酒，等他動了酒底下的那個字，你們姐妹兩個拿出生平的本事服侍他。看他正在樂的時候，你們兩個擠著他，怎麼說，怎麼說，這不是一舉兩得的事！又何必同他拼命，鬧這些哩根兒拉根兒的事！你說我這主意好不好？」老孫笑道：

「很好，我竟依著你去辦罷。我也不吃飯了，幾杯史國公吃的肚子裡怪熱的，回家去吃飯。」杜麻子叫老媽兒將酒菜端到院子裡去吃，老媽兒答應，端了出去。杜麻子叫道：「老媽兒，你將那個拿來。」老孫笑道：「罷呀，怪熱的天氣，盡著混鬧！」老杜笑道：「我替你出這麼一個好主意，也不應該謝謝！」

老媽兒笑道：「連二奶奶也該謝謝才是。」杜麻子笑著接了他的東西，老媽兒出去，一面照應，一面喝酒。這會兒老孫使出平生之技，將個杜麻子關的無處不麻，真成了一個杜麻子。

老媽兒吃完了好一會，已是滿天星斗，兩個拉著手兒出來。老孫遞了過去，老媽兒接在手內說道：「杜二爺今兒得賞兩弔錢，這個怎麼拽得到身上？」老孫笑道：「回去替你洗衣服，委屈你拽上罷。」杜麻子扶著老孫上車，賞了車夫四百錢，給了老媽兒一吊錢。

不言老孫回去之事。且說桂大爺名叫桂堂，字侶佳，是桂恕的獨子，生得丰姿秀美，品格英偉。聘了祝修云為室，與修雲同庚，十五歲，尚未完姻。與蟾珠姑娘姐弟之間十分相得。

今日奉母親金夫人之命，到祝大人宅裡請安問病。誰知祝太太到賈府去了，祝尚書留他吃晚飯。桂侶佳坐在屋裡敘談家務，因說起：「父親這幾天叫那個姓孫的堂客逼的要死，他的扣頭又利害，媽媽聽了十分著急，這幾天都急出病來。借又借不出，家裡的衣服首飾全當完了，門口兒還欠著一大堆的帳，拿些什麼開發人家？父親這幾天都是人家餞行，這家那家的請酒。我聽見說都是要留別敬給他們的，還有老師、太老師那裡也得盡個情。這個樣兒怎麼好呢？」祝尚書笑道：「好孩子，能夠知道替父親著急，這才是個道理。橫豎你父親總要想出道理來的，你回去叫你媽媽不用著急，現在賈府的房子已經有人要了，不知你大媽今兒去是怎麼個兒說法。他家的妥了，自然就回贖金陵的房子，你父親就有了三千兩，且還了帳，再打算盤費就好商量的了。」侶佳道：「這會兒吃飯還早，我到賈府去瞧瞧大媽，橫豎賈太太同奶奶、姑娘們都是那天老太太生日在這兒見過的。媽媽也等著過兩天要到賈府去辭行呢。」祝鳳道：「也好。你去瞧瞧大媽，打聽打聽他們的房子是怎樣說，等著你回來吃飯。」桂堂答應。姨娘們道：「大爺就來，咱們等著吃飯。」侶佳點頭出去。那些跟來的家人、小子伺候著上馬，一直徑往賈府來。不一會，到了榮府，一直將牲口騎進大門去。見祝太太的轎子歇在前廳上。那些轎夫們都坐在台階兒上賭錢，西廊下拴著一溜兒的牲口。桂府的二爺們趕忙跑到宅門上去通知，那門上老趙聽說桂大爺來了，叫周貴到垂花門去知會。裡邊的嫂子們聽說，忙到綠竹齋去回太太。祝太太同王夫人正在飲酒，聽說桂大爺來了，都甚歡喜，吩咐媳婦們請桂大爺進來，該班媳婦答應。王夫人道：「那天再三邀桂太太來家逛逛，他定要過兩天來。我也正想著要去請來坐坐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他這兩天本來心裡著急，過幾天橫豎要來辭行。」正說著，嫂子們跟著桂堂進來，給王夫人、柏夫人請安，又給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、寶二奶奶、四姐姐都請過了安，見過蓉大嫂子同巧姐姐。

柏夫人道：「端張杌子，就坐在我的背後，咱們娘兒兩個說說話。」蓉大奶奶道：「我同巧妹妹另在炕上去吃，這兒讓桂大叔叔來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倒也罷了。」丫頭們趕忙將蓉大奶奶、巧姑娘的坐兒端開，另又換了一張杌子，杯筷挪在炕上，將蓉大奶奶、巧姑娘吃的菜蔬果子、一切東西俱抬到炕上去。

桂侶佳坐下，柏夫人問道：「你還是專來請這裡太太的安，還是來找我的？」侶佳道：「姪兒到大媽那兒去，才知道大媽到這兒來了。家裡媽媽不知道姪兒到太太這裡來。原說過半天同著媽媽來給太太辭行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太太同姑娘都好？」侶佳站著應道：「母親同姐姐都好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哥兒別拘禮，坐下了咱們娘兒們好說話。」桂堂答應坐下。三位奶奶同四姑娘也都問過太太、姑娘的好。桂堂答應好。

珍珠笑道：「那天拜奶奶的生日，我們四個人人都叫大妹妹左一杯右一杯讓了個大醉。後來送了客去，他還拉著喝酒。」

寶釵、平兒道：「大妹妹的雅量，咱們那裡拼得過他。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等著明兒餞行，咱們四個人拼著同他喝個大醉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那兩天咱們老太太的大慶，全虧你們姐妹幾個幫著我照應，不然我真要累死。外面又虧了我這好兒子同他父親照應，好容易忙過了那幾天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回來，也狠狠的乏了兩天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本來你們也忒嬌養，我瞧著那兩天就乏的茶飯都懶得吃。」珠大奶奶道：「那兩天偏生天氣又分外熱，人又到的多，那兒照應的過來。」柏夫人問道：

「今兒你來，是瞧大爺呢，還是為別的？」侶佳道：「一來是給大爺請安，二來為父親的事來同大爺、大媽商量商量。實在父親叫那姓孫的堂客逼的不像個樣兒，天天來吵也不是個事。媽媽的病都急出來了。那姓孫的很會說話，叫他多耽擱一天兒，也是不肯的。再兼著煤鋪、米鋪、草料鋪、房錢都要的很緊，又沒有處借。這怎麼好呢！」柏夫人道：「這裡太太的房子倒有點成手，明日等著林管家去見劉大人商量。若是說妥了，就要回贖金陵的房子，橫豎你父親就有了銀子。」桂堂道：

「這房子也得幾天的工夫，那姓孫的一天也不肯等著。若是叫他撒起潑來，像個什麼樣兒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哥兒的話說的很是。那樣的堂客，他也不講要臉不要臉，撒起潑來倒難收手。」

我這會兒又湊不出這些來，先將姓孫的還了他，餘下的帳且等著有銀子再還也不遲。」寶釵、珍珠道：「太太那裡有多少？我同四妹妹湊湊，只怕二千兩還湊得上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等著吃完了飯，咱們去湊起來，交給你乾媽帶去給桂老爺，先還了這短票，省得那堂客上門上戶的，像個什麼樣兒。」桂堂聽說，趕忙拜謝，又謝了寶釵、珍珠兩個姐姐。

這會兒太太們飲酒十分高興。柏夫人道：「我這個姪女婿實在好的，十四五歲的孩子，又肯唸書，性兒又聰明，品貌又清秀，還兼著氣力又好。真是我們桂老三的一個寶貝。」王夫人正在答應稱贊，巧姑娘過來給祝太太敬酒，又給自家的奶奶、大媽、孀子、四姑姑、媽媽都敬一杯，也給桂大叔叔斟杯酒。

桂堂趕忙遠遠站著，讓他斟酒。柏夫人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要去更衣，拉著寶釵同去。王夫人們也要了熱水擦臉洗手。

不多會，柏夫人進來依舊坐下，抱琴對珍珠道：「寶二奶奶請姑娘說話。」珍珠聽說起身出去，走到寶釵屋裡問道：「有什麼話說？」寶釵道：「有件喜事要同你商量。」珍珠道：「有什麼喜事同我商量？」寶釵答道：「有個官兒要娶你去做太太。」珍珠笑著，啞了他一口說道：「我知道，你還有個什麼好話呢？」說著，轉身就走。寶釵笑道：「你站著，我真個有好話對你說。」珍珠笑著：「你再說別的，我就撕你的嘴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放心，不是那個龔老爺，就是我這寶老爺要娶你做太太，問你肯不肯？」珍珠笑道：「等你變了老爺，我嫁你。」旁邊站的姑娘們都笑起來。

寶釵拉著珍珠坐在身邊，對著耳朵輕輕說道：「剛才媽媽對我說，要替巧姑娘做媒，說給桂大兄弟，要我同你從中說合。」

說是那天桂太太瞧見巧姑娘很喜歡。桂兄弟已經聘了祝府的姑娘，就是夢玉的妹子。桂太太聽見夢玉是娶兩個的，他也想著要替桂大兄弟也娶兩個，有這意兒沒有說出口，這會兒媽媽叫咱們兩個商量商量。我想巧姑娘自從辭脫劉姥姥來說的那頭親事，於今東不成西不就，將來鬧的不好。若是說給桂大兄弟，倒是很好。不知平丫頭的意兒如何？」珍珠道：「事倒很好，只怕平丫頭做不來主，連咱們太太也未必肯管閒事。這件事必得太太們那邊做主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去叫平丫頭來問問，看他如何。」珍珠點頭，寶釵叫個丫頭去請璉二奶奶來說話。

丫頭去不一會，同著平兒進來。寶釵、珍珠起身讓坐，就將這話同他說了一遍。平兒聽說，歎息道：「自從鳳姐姐臨終時將巧姑娘親手交給與我，可憐我受盡千辛萬苦的照應他。後來環兄弟聽了壞人的話，幾乎將巧姑娘上了大當，不是我拼著命的同他逃走到劉姥姥莊上躲了一程子，只怕這會兒巧姑娘的孩子已經會叫達達呢。好容易守的他爹回來，又辭脫了劉姥姥說的那門親事，原指望著替他說個好人家，誰知他爹丟下我們.....

「平兒說到這裡一陣心酸，放聲大哭。寶釵、珍珠也正在傷心，不防他放聲大哭，兩個倒嚇了一跳，趕忙握住他的嘴說道：「你這是為什麼？叫太太聽見，心裡又要發煩。」平兒嗚嗚咽咽的，一會才止住了哭，說道：「這事甚好，我很願意。我瞧著桂大爺比咱們的寶兄弟也差不多，將來很有出息。你們方才說，要大太太做主，我就不服這口氣。太太的孫女兒早已賣給人家做小老婆去了，這是我的女兒。」平兒說著，握著臉又哭起來。寶釵道：「你盡著哭也不是個事。既是你願意，一會兒等媽媽去了，咱們幫著回太太，求太太做主就完了。若是桂太太那邊說還要一個，橫豎四丫頭閒著，也替他稍帶著說上就完了。」平兒正哭著，不覺「噗嗤」的一笑。珍珠罵道：「寶丫頭，你今日同我過不去，我來撕你！」寶釵笑著跑了出去，珍珠跟著就攆。平兒叫道：「你們別走，我還有話說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奶奶有話快些吩咐，我要去撕寶丫頭的嘴，撕的他一絲一縷兒的我才解恨！」寶釵遠遠站著笑道：「四丫頭你瞧，嗤，撕做紙條兒。」珍珠笑著，又要去攆。平兒笑道：「這麼大的丫頭滿院子的跑，也不害個臊。」珍珠同寶釵兩個追趕的滿身大汗，趙奶子剛抱著慧哥兒出來，看見他媽媽同四姑姑在院裡裡跑，將他樂的大笑，也要下來跑。趙奶子拉著他一隻小手兒，也跟著滿院子大喊大笑。引的跟祝太太的姑娘、嫂子們同家裡的眾人都笑語喧天。芙蓉笑著去請太太們來瞧熱鬧。柏夫人們聽說都走出院來，不覺放聲大笑。不知太太們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